

種八第書叢小火烽

想 感

著 金 巴



版 出 社 火 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

烽火小叢書第九種

感

想

巴 金 著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三版

實價二角五分

烽火小叢書第八種

感想

著者

巴金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理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生活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前記

收在這小冊裏的短文只是一些感想和雜感。牠們算不得正式的文章，不過我在那裏面說的全是真話。而且我以爲我們在這時候應該說真話。

我自己十分喜歡那一篇題作「給一個敬愛的友人」的文章，這是懷着熱烈的希望寫成的。我寫最後一段時敵機就在我的頭頂上投彈，但是我終於把牠寫完了。我對於抗戰的最後勝利的堅決的信念，讀者可以在這篇文章裏看出來。

巴金
一九三九年五月

目 錄

前記

感想一（在孤島）

感想二（在廣州）

第一次聽見那炮聲

失敗主義者

國家主義者

最後勝利主義者

公式主義者

略談動員民衆與逃難

和平主義者

一

四

七

一〇

一三

一七

二〇

二五

三二

給
一個敬愛的友人……

三六

感想 (二)

——在「孤島」

我在這裏看見了我所要看見的一切，現在我應該走了。

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遠遠的從天津寫信來說：「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樣的命運裏了，我願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兩句話中含着無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關懷，但是我更慚愧我沒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溫暖的年青的心。我沒有權利叫人爲我的安全耽心。我現在是很安全的，但在這種時候，一個人的安全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粟，哪里還值得提說！

我是自由的，沒有一種命運能够壓倒我，所以，我要到別的容許自由活動的地方去。在這里空氣太沈悶了。有人把這里稱作「孤島」，但我說，牠更像一個狹的囚籠，有時我覺得連氣也緩不過來，在這里真可以說是有一隻魔手扼住我的咽喉。

然而在這囚籠中生活着的並不只我一個，這里還有幾百萬的中國的兒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還生存在着，他們仍還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他們並沒有在敵人勢力下低頭的心思。但種種的關係使他們不能夠離開這個地方。他們自己是沒有過錯的，對於這無數的中國的兒女將有一個什麼樣的

命運在前面等着他們呢？還有在馬路上抱着書本往來的成千成萬的男女學生，我常常看見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純潔的心靈。於是那個十七歲的天津孩子的信函裏的話語，就飄進了我的心頭。我倒爲我一個人的安全的離開感到羞慚和苦惱了。我苦痛地想：難道我真的不能把這身子變做火柴燃燒起來，給那些年青的心靈添一點溫暖麼？我自己太沒有力量了。

牽繫我的心的便是那無數的年青的心靈，所以讀到天津的來信，我竟然淌了眼淚。但是我絕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我也不是悲觀派。真正相信着最後勝利的極少數人中，我應該算是一個。我至今還向朋友們發表我的樂觀的論調。然而那些三四個月前高呼抗戰，慷慨激昂，以青年領袖民衆領袖自居的人們，不是惶惶然逃入安全地帶，便是垂頭喪氣，讓漢奸論調征服了他們。連一些大報也漸漸改變了態度。在「孤島」上的中國人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他們的信念已經動搖了，正需要別人來使牠堅定。目前的暗雲遮住了每個青年的眼睛，使他們對於黎明的將來失却了信仰。年青的心常常是脆弱的，經不起暴風雨的打擊。他們在失望、苦悶的時候，需要人來給他們一點安慰，一點鼓舞，而且一點溫暖，因爲現在是寒冷的冬天了。最近還有一個青年朋友在給我的信上說：「許多人都離開我們了，我們現在是多麼孤獨彷徨。誰來領導我們呢？」這也是中國的青年的呼聲，還有人願意給他們一個回應嗎？不說領導，就是些微的安慰和鼓舞，對於他們也很可寶貴的。

然而生活在患難中的中國的青年是不應該徒然悲觀的。即使那應得的安慰和鼓舞不會來，即

使沒有人來領導他們，他們也必須在苦難中支持下去，用患難把自己的脆弱鍛鍊爲健強，培養自己的力量，準備迎接那黎明的將來。

那個天津的孩子說得好：「我記得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書裏的末一句話：Wait and hope！我願意如此。」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感想 (二)

——在廣州

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形容詞加到這日子上面。我不曾分析過我當時的感情。那第一聲炮響是我盼望了許久的。牠終於意外地走來了。許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動得瘋狂似地跳起來，稱這爲「神聖的炮聲。」我用「意外地」三字，因爲那時候我們還不相信我們的「軍事當局」已經下了決心要洗盡從前不抵抗的恥辱。上海的炮聲掃除了無數的人的疑惑。有人甚至想：大翻身的時候到了。打碎鐵錐爭取自由，這是人生最快樂的時候，我們居然活到了這一天。以前的一切顧慮束縛都沒有了。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喊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僅用口，而且用行動來表現這個意思。於是像發生了奇蹟似地在我們同胞中間的隔膜和成見馬上消失了。一聲炮響把大家連接在一起，使那許多顆心變成了一顆心，彼此不相識的人會在電車裏親密地談起話來。從陌生的口裏不斷地送來祝賀的話語。大家興奮着，希望着，而且開始爲那一個共同的目标忙碌着。不到別人來動員他們，民衆自己動員了。宣傳，募捐，參加救護工作，扶助難民……還有許多許多。年青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伸出手交出自已所有的東西，而且謙遜地向一些機關，一些團體要求：「給我一件工

作，我願意爲這神聖的抗戰犧牲我的一切。」這些人的確是不自私的。他們中有的已經捨棄了在北虹口江灣一帶的財產和事業；有的甚至經歷了和家族「生離死別」的慘劇。便在大世界炸彈事件發生以後也沒有人發出一聲怨言。大家只覺自己所犧牲的還不够多，他們還應該把剩餘的一點力量貢獻出來。我看見一個小孩自動地打碎了撲滿把幾年來的儲蓄全交給父親送到收捐款處去。我看見一個姑娘把她的有限的工錢含笑地親手送給進來捐款的女學生。我不想多舉這一類的例子。要說明「前方將士慷慨犧牲，後方民衆熱心服務」這是多餘的事。每個人都太熟習了。每個人都在那樣的日子裏生活過，而且有的人（大多數的人）還一直是那樣地生活到現在。

我這裏說大多數人，因爲有些人（極少數的人）在抗戰的過程中失去了這種熱誠，（也許他們從前的熱誠便是虛偽的）改變了態度。後來竟然發表古怪的論調或者甚至投降在偽組織下面爲侵略者張目。他們的靈敏手腕也許可以在清明天幕上塗抹幾片雲霧。但不能蒙蔽世人的眼目。連這雲霧也常常被巨風吹散了。在四萬五千萬人民的巨步下面這些人只是幾只螞蟻。遲早會被踏死的。

現在到了「八·一三」的週年紀念日。雖然我們的抗戰已經進入第三期，但我在一年前所看見的即我在前面提過的那一切現象最近都還存在，而且民衆的動員也已開始成爲具體化了。（自然仍還有不少的缺點，但這是可以漸漸克服的。）

就抗戰本身來說，這一年來我們的努力也並沒有失敗。若有人提起失地，我就舉出上海做例子，上海在今天還是我們的，和一年前並沒有差異。而且我相信在今天我們的旗幟會淹沒了上海的租界。比一年前我們在那里能看見的多得多。在上海的四郊時時響着我們的軍隊的炮聲。這事實連敵人也無法否認。這些就告訴我們這一年來我們失去的是些什麼，不會失去的又是一些什麼。

一年前近衛要使我們屈膝，現在我們還站得很穩，而日本的脚却陷進污泥裏愈陷愈深了。我等着那個東方的法西斯國家的屈膝，我等着那個窮兵黷武的帝國的崩潰。

一九三八年八月

第一次聽見那炮聲

妃格念爾在她的日傳裏描寫了俄國革命黨人得到亞歷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時的感動。她和朋友們抱着互相祝福，同時哭笑。這時候在他們的眼前現了自由的曙光。他們覺得那個多年來籠罩着俄國的夢魘是突然地消滅了。

在「八·一三」那天不知有多少中國人懷着這種感動的心情來祝賀那「神聖的」炮聲。這聲音是許多人期望了許久的。有些多疑的人因為久等不到就斷定牠永不會響起。那時北方的天空中正佈滿了烈焰，許多同胞的生命和事業都燬在華北的大火裏，沒有人可以伸出一隻手去救出一些來。彷彿一個不能挽救的大災禍就要臨到這個民族的頭上。年老的束手嘆息着我們的劫運。中年人絕望地問自己應該怎樣做？青年奔走呼號想喚醒人們的迷夢。這似乎沒有用。希望逐漸黯淡，空氣非常沉悶，許多人都透不過氣來。不能忍耐的人開始覺得生存是一個痛苦的重荷了。但在這時意外地來了那炮聲。牠打破了疑惑，驅散了悲觀。牠甚至像洪鐘一般地告訴人說：這些年來扼住我們的咽喉的那隻魔手已經被我們摔開了。到這時候我們才可以自由地呼吸一口氣，準備去抓住那重新逼近的希望。老年人不再嘆息了；中年人不再徘徊了；青年則發見了獻身的機會。難道還有比這砲聲更

可喜的？更令人興奮的？更能够鼓舞人的？在這砲聲裏許多人中間的隔閡都立時消失了。若說這砲聲把全中國人團結在一起，這也不是誇張的話。所以當時有人稱這砲聲爲「神聖的」。

雖然時間過了一年，我還不能忘記那一天的情景。朋友們如何興奮地跑到我的房裏來，興高采烈地告訴我那個我已經知道了的消息。我們談了一些關於將來的話，又一道出去把這消息告訴別的朋友。我們跑了好幾個地方。我們談着，笑着，大聲叫着，又流着眼淚，我們有時對望着，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或者口喫似地重複地說着幾個字。我們想，多年來籠罩着中國的可怕的夢魘現在開始消失了。那時人太激動，我們不多思想，却讓情感奔放。但這一年中的事實證明出來我們當時並不是過於樂觀。在抗戰中未來新中國的基石的確被奠定了。中國漸漸在改變。中國在前進中，正如西班牙在前進中一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次的抗戰稱爲革命。

朋友們商議創刊救亡日報還是「八·一三」以前的事。那時平津淪陷了，京滬兩地瀰漫着和平的空氣。我爲日報寫了一篇憤激的文章，題作「站在十字街頭」。日報延期出版，我的文章移在國聞週報發表了。我在那文的結尾引用了P.亨利的話：「難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貴，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須得用奴隸的鐐銬來作代價麼？……給我自由，不然便給我死！」

自由或死！正是抗戰的中國的呼聲。這一年來爲着這自由犧牲了生命與事業的人已經是不可計數。然而自由的吶喊只是一天一天地更加響亮。痛苦並不會動搖了人的決心。甚至連日殘酷的轟

炸也不能減少廣州市民的抗敵情緒。今天，昨天敵機都在熱鬧市區中投過彈，昨天有人看見二十多輛卡車裝載着受傷者到醫院。我昨天下午見到那些殘毀的房屋，晚上却看見壯丁宣傳隊拿着旗幟遊行街市，旗上寫着：「八一三到獻金台去。」昨天落彈的地方離獻金台並不遠，但我知道八·一三那天會有成千成萬的人到那里去！

死的威脅並不能悶殺自由的呼聲。這樣的精神一定可以給我們保證抗戰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八月

失敗主義者

再過一星期，又是「八·一三」了。我們居然和侵略者認真地打了一年的仗。這對於那些失敗主義者，的確是一個奇蹟。他們絕不相信中國的抗戰會支持到今天，而且更想不到在今天我們還是同樣英勇地和敵人在搏鬥。一年前我遇見過不少這樣的人，聽過不少悲觀的論調。我曾用熱情想煽起他們的火，拿歷史的教訓來提醒他們。然而這一切努力都沒有用。他們叫我等着看北方戰爭的失利，正是他們表顯口才的機會。大世界的炸彈使他們躲在租界裏連房門也不敢出。我們的軍隊退出上海了，他們嘆一口氣就預言快要講和。這預言沒有實現，他們便又等着南京的陷落。敵人進了南京，却始終無法使中國屈膝。戰爭仍舊繼續下去。現在那班人又應該盼望着武漢的退出了。他們不相信保衛武漢的計劃會實現；他們不相信中國會得着最後的勝利；所以他們希望早日造成利於議和的環境。他們不敢想到解除日本的武裝，只得盼望中國武裝解除了。

戰爭使人民受苦，這自然是事實。失敗主義者便以這事實做理論的根據。他們不知道在某種情形下不戰更使人民受苦。也許他們是知道的，不過他們更看重自己的個人利益，只要自己照常舒服地過日子，別的就可以不必管了。有着這種苟安心理的人是很多的。兩個月前有人向我斷定戰事在

「八·一三」以前結束。他的理由是中國不能支持下去。我自然不相信他的話。不過看他談得很有把握，我也就不去打岔他。後來談到他個人的計劃，他說他想回到某某地方過某樣的生活。那地方現在還是在敵人統治下面，要等和議成功後他纔可以回去。這時我才明白是他自己支持不下去，希望講和了。並非中國不能繼續打仗。我這朋友不是商人，倒是知識分子。我在知識分子中間遇見過不少的這類的人。有幾個從前還慷慨地發表過一回抗戰言論，後來却埋怨自己把中國軍事方面的實力估計得過高了。他們雖然還不至於聽見勝利消息就說是報紙造謠，可是一旦知道重要城市陷落，便偃息旗鼓地坐等和平了。

失敗主義者的言行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自然有妨礙。不過牠們在目前還不能成爲一種力量。而且不等牠們成爲一種力量，事實就會將牠們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個愛自由的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誰提起牠，誰就會被全民族唾棄。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失敗主義者敢公開地將他的議論發表。以後恐怕也不會有，因爲這和全民族的要求違反。誰又敢爲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張出賣民族的利益呢？

我說過抗日是一道門，我們要生存要自由，非跨進這道門不可，至於進了門往哪條路走，那是以後的事了。目前抗戰是第一義。我們應該犧牲一切，使抗戰勝利。

一年自然不是長時間。然而到現在我們的抗戰力量絲毫沒有動搖。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我們